

「日本通」王其生的感情世界（四）

鍾楊瑞先

妻諳英語驟獲佳侶

王其生自民國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上海，娶了鍾賢英後，在事業上平添助手，有人幫他免費翻譯、交際。難怪有人說好的妻子，如秘書，如情人，又如保姆。又有人說：「家有賢妻，比如一宗財產。」

鍾賢英從小在湖南長沙進教會辦的遵道會小學；爲了節省部分學費，做工讀生，常常跪在地上擦地板。小學開始讀英文。中學是湖南長沙福湘女中高材生；大學是南京金陵女子大學文理學院。畢業後赴美國深造，先讀神學，後改研究社會學，畢業於威斯康辛州立大學。

賢英擅長英文，能說，能寫，一架英文打字機運用純熟；常爲其生譯稿。

相愛容易相處却難

其生與賢英，相逢於北平朋友家，其生對她一見鍾情，即約她看電影，遊北平西山八大處看紅葉，不到一年就在上海結婚。結婚後發現兩人生活方式不同。其生是中國士人生活方式，晚上

找朋友清談天下事；遲睡遲起；賢英本有些洋化，主張早睡早起，中午小睡片刻；希望生活保有隱私權，不主張門戶大開，做「小孟嘗」。

所以當其生蹣手蹣腳走路，怕驚醒賢英午睡，他的堂弟們，都在暗地好笑。賢英早睡，絕對不超過晚上十點即熄燈上床；其生祇好拿筆拿紙到其他房間寫作，或找人聊天，習慣如此，早上床也睡不着。

賢英堅守營養專家所說：

「早餐如皇帝，

中午如平民，

晚餐如乞丐。」

賢英主張早餐吃雞蛋、牛乳，加些塗牛油麵包；中午可簡單吃少許麵條或通心粉；晚餐吃少許蔬菜，水果，或半碗飯。所以一直保持苗條身材。

其生則不然，看見好吃肥肉也吃，餓了米飯三碗也吃得下；有時邊吃飯邊想心事；或邊吃飯邊與人談話，忘記吃蔬菜水果也說不定，整天坐着看書寫文章，缺乏運動，以致患高血壓。賢英好運動。

英國李頓爵士來華

「九一八」事變後，日本軍隊武裝佔領東北。我國向第一次世界大戰時，設立於瑞士日內瓦的國際聯盟控訴；每年繳那麼多會費，到有意外糾紛時，國際聯盟該出來主持公道，或派國際部隊武力來華驅逐日本軍隊。

但各國採觀望政策，紙上談兵，遲疑不決；拖了幾個月，由英國李頓爵士來華，並且深入東北，做實地調查；我國朝野寄望殷切。

我國政府顧維鈞代表，邀請其生、賢英參與其事；其生、賢英雖然準備了有關東北資料五十種之多，然而英國日本正是相契甚深；結果李頓爵士調查團，祇是虛應故事，走一遭了事。其生力爭，各國譴責日本，日本退出國際聯盟。眼看物產富饒，人民三千萬的東北，淪入日本之手。

民國二十二年，這年其生四十一歲；其生接到政府命令赴瑞士日內瓦，參加國際聯盟會議；於是與賢英製訂衣裳，也忘不了他那關於日本問題幾十大箱書箱，全部運到日內瓦。我國控告日

本侵華，荊生提供材料最多。他日夜不停地寫，人非機器，累得幾乎雙目失明。

湖光山色世界公園

瑞士是一個山多的國家，但是萊因河，多瑙河深入其間。境內大湖遍布，農產品不多，乳業佔農業生產一半，又發展紡織業。進口五元美金的鐵，可造出二十元美金的鐘錶。更發展觀光事業，到處是設備整潔、服務週到的旅館，但生活程度高。

日內瓦在日內瓦湖畔，又稱萊蒙湖 (L. Léman)，靠近法國邊境。人們稱瑞士是「世界公園」各地富翁咸來度假。

荊生與賢英到達瑞士日內瓦，代表團秘書游彌堅接待他們。

游彌堅是光復後的臺北市市長，臺灣省臺北縣人，曾留學日本；後留學法國。在大陸娶江蘇無錫王淑敏女士為妻；王女士之兄，為留學美國西點軍校之王廣將軍，王將軍即陸小曼之前夫；當陸小曼求去欲嫁徐志摩，王將軍說：

「好啊！我也很喜歡徐志摩的文章。」

很有歐美紳士風度。如果換做鄉下莽夫，不殺了徐志摩和陸小曼才怪。

游秘書接待自國內來的外交官及眷屬，也鼓勵他們隨便遊覽湖光美景。他們發現空氣非常好，一行數人，在晚餐後在街上走走；荊生走了幾步，忽然說腳痛要回旅舍，同去賢英一看，原來左腳鞋穿到右腳上了；以後這樣糊塗事也很多；如穿一隻黃皮鞋，另一隻腳穿黑皮鞋。

賢英發現瑞士風光明媚，吃住物價比較高，所以決定平日住倫敦郊外，開會時再趕到瑞士來。

荊生深思竭慮，為苦難的國家收集控告日本資料；並且參加秘書廳各項會議。荊生不但是中國的「日本通」，也被世界各國代表稱做「世界的日本通」。

在家居倫敦郊外時，荊生每天往倫敦大英圖書館裏鑽，研究日本古代史；同時看日文報紙、研究日本動向。

每當出外時，荊生在火車站，總是請賢英去買票，賢英英語流利，身手矯捷，很快火車票買好了，回顧荊生那裡是看行李，早已買了幾份報，在看得津津有味。

早開薔薇遲開玫瑰

一天荊生與賢英與另外幾位中國留英學生，正在倫敦街上走着，迎面走來一位英國十六七歲少女，真正是出色美人，髮如金絲，臉如初熟水蜜桃，白裡透紅，眼如秋波，身材、腰腿無一不美。男人愛看，女人也讚美。

「太美了！太美了！真是上帝的傑作！」

「不知再過十年八年，是否這樣美？」

「歐美女孩子營養好，喜歡戶外活動，所以早熟些；但是空氣乾燥地方，也比較早衰老。我們中國女孩比較發育晚；十幾歲女孩不是她最美的時候；往往到二三十歲方能容光煥發，秀色可餐！」

「所以說：西洋女孩是早開的薔薇；中國女

孩子是遲開的玫瑰！」

「哈哈！妙論！妙論！」

「你們笑什麼？」低着頭走的楊銳靈問。

「你沒看見方纔對面走的美女？」

「沒有啊！」

「書呆子！」

賢英看這書呆子臉孔白皙，鼻子高高的；相談之下，他也是湖南人；正在倫敦大學讀研究院。想起家中妹妹尚未字人。相約回國後再聯絡，互留下上海地址。

後來回國後果然聯絡上了，後來就是賢英四妹賢萃夫婦，果然是正人君子——因為在倫敦連美女都未看。

楊銳靈與柳克述、陳漢平三人中學同學，均名列前茅。楊與陳在東南大學同學；楊與柳到英國同學；回國後同時活躍財經界。銳靈曾任湖南財政廳長，後來在交通銀行退休。

出使土耳其為參事

歐洲人有的挖苦我們中國人叫「遠東病夫」；那「近東病夫」則是土耳其。

土耳其國父凱末爾將軍，與我國國父孫中山先生，思想很相似。同時中土兩國生活習慣頗有相似之處。如中、土兩國人民，都喜歡吃熱的食物，都喜歡洗熱水澡。同時都愛穿長袍；很多字音也很相似，如醋都叫醋；天都叫天；水都叫水。所以真可稱兄弟之邦。

民國二十三年，決定建立邦交，與土耳其互設大使館。五月四日，簽訂「中土友好條約」。

八月十七日，在日內瓦互換條約。十二月十二日，我政府任命賀耀祖為駐土耳其公使。經賀耀祖邀凡生為公使館參事。

當時駐英大使郭泰祺說：「參加華盛頓會議的，多已為公使、大使；凡生尚屈就參事。」

凡生說：「中國、日本終不免為敵，如果不與土耳其友好，在亞洲無地位。」

凡生欣然携賢英往土耳其首都安哥拉就職，下榻百樂門大酒店。他任勞任怨，短短兩週內，找到一幢四層樓的花園洋樓做使館辦公室及單身館員宿舍。

民國二十四年五月十六日，正式開館辦公。凡生親手規訂每星期日上午九時舉行紀念週，由館員輪流報告土耳其黨、政、軍、經研究心得，引起館員研究興趣。

又將我國史、地、黨、政、軍、經印成土耳其文，介紹給土耳其。

成立兩個學會，一個是「歷史學會」；「語文學會」由凡生推動，由凱末爾將軍主持。

出使日本五渡扶桑

民國二十五年春，中日關係日趨惡化。政府宣布由許士英出任駐日大使，許大使長於中文、書法尤佳，而拙於日文；由王凡生為駐日本大使館參事，協助許大使。

凡生接到命令，與賢英趕快收拾行囊；算來在土耳其僅一年，但是奉了國家命令，祇好匆匆上道。

土耳其安哥拉三月天氣，仍是春寒未減。凡

生與賢英一同上了國際列車，取道蘇俄而往日本赴任。

駐土耳其使館人員及眷屬，及土耳其人士，均往火車站送行，臨別不勝依依。這一年凡生四十三歲。

由土耳其京城經巴爾幹半島，經西伯利亞鐵路往日本，一段漫長旅程，要坐一個星期的火車；不過比坐海上輪船舒適些。凡生有賢英為伴，買票換錢，不免詩興大發。

浣溪沙

王凡生

驗票查關開換錢，
惱人國小路相連。

終宵贏得竟無眠。

問伴纔知經五國，

計時猶未滿三天。

此番安眠過蘇聯。

凡生與賢英於二十五年春四月到達日本東京，那時日本經「二二六」少壯軍人殺元老派事變不久，少壯派已得勢，正要積極侵華。凡生行動，倍受注意；而且日本當時尚在戒嚴，其老朋友來訪，皆加盤問；更引起日本愛好自由人士之不滿。

西洋人常說：「越吃不到的餅，越覺其甜。」

凡生又來到舊日日本東京書屋，重晤昔日老友；老友們驚喜重逢，但又覺眼前政治太尖銳化，中、日未免一戰；又流露對少壯派軍人不滿。於是凡生約邀幾位愛好自由的日本人士，為

了日本前途，中國的將來，是否免掉人類的浩劫？請他們日本人提供方案；可是凡生訪問過的書屋主人，往往失蹤，被日本警方逮捕。凡生焦急，內心如焚。

姨妹和服傳送書信

凡生愛交朋友，賢英也喜歡眷顧家人。到達日本後，即函往湖南及上海家中人，願否來日本玩玩；尤其其四妹湖南南華女中畢業，願否來日本進早稻田大學升學。其三妹賢淑及四妹賢萃都欣然來日本。

凡生看四姨妹賢萃，二十許人，臉孔圓圓，忠厚清純的樣子，靈機一動說：

「賢萃呀！你到日本為什麼不買套和服穿穿？請你二姐（指賢英）買套給你！」

賢萃穿上和服，塗些脂粉，真像日本女孩。因為日本女孩化妝很濃。穿雙日本拖鞋，低着頭走路更像。

自此凡生要聯絡日本自由人士，均由賢萃穿了和服擔任。賢萃也稍微知道也許是情報，但基於愛國意識，再危險任務，也該赴湯蹈火，在所不辭。

凡生以私誼，以公德，聯絡很多日本人士，提供他很多少壯軍人動向；並且聯絡很多位日本人士，必要時往上海，為中國政府工作，也可以說為日本民主前途工作。

為國珍重怕打雷地震

凡生雖有雄心萬丈，但平日生活，似乎膽小

如鼠。尤其是每逢下雨打雷，凡生一定跑到屋內一塊乾燥地方站着；驚惶地等雷停雨止，方恢復工作，使親友竊笑。

日本是火山多的國家，常常有輕微地震發生；每當有輕微地震發生，在賢英想法，不過是二級或三級吧？仍做他的事情；可是一回頭，不見凡生的踪影，往院子裡一看，矮矮胖胖的凡生，正眨着小三角眼，站在樹底下，等地震停了老半天，凡生方踱步進屋。

賢英看他又好氣又好笑，愛憐地說：

「你跑出去也不叫我一聲？」

「來不及啦！你死了不要緊；我還要替國家做事呢？」

賢英聽在耳裡，氣在心裡。

又來到日本，又來到舊遊之地；他又發揮他的癖好，收買舊書。一網網，一堆堆。

賢英就說：

「你拿錢都買了書，我們老了吃什麼？」

「我呀！」凡生自信地說：「我替國家做事，國家會養我；你呀！如果我比你先死，你靠我這些書都吃不完。」

大使賦詩暗示相煎

凡生在日本，也有輕鬆的一面；到大澡堂洗澡，重溫學生時代舊夢。也可與日本文人雅士作漢詩，聽音樂。

陪許大使呈遞國書是民國二十五年四月六日，日皇以國宴款待。並且能聽見我國唐朝的舞樂。我國自己已無存；而是日本駐唐朝使臣帶回日

本的，在國宴上演奏，凡生不禁感慨萬千。

接受日本國宴後，許世英也感觸頗深，寫了一首五言律詩給愛詩的人看：

許世英大使所作詩歌如下：

車騎迎龍節，旌旗出鳳池。

猶聞唐代樂，遙想漢宮儀。

廣殿金尊暖，藝草玉梳怡。

同根雙護惜，煮豆莫燃箕。

許大使的詩，寄意深遠。

凡生在與日本人詩酒相酬酢中，認識一位木下彪先生，對凡生日文造詣，漢文的詩詞，欣賞得很，特別找一個富林泉之美的地方——幸樂園招待幾位詩友。木下彪先作兩首七律帶去，來引

起大家詩興。大家最欣賞木下彪的佳句：「百年交誼因文字，四海風塵歎甲兵。」「城中冠蓋非同侶，林下琴尊待故人。」王凡生也詩興大發，作以下數首，其中一首幸樂園即席奉和周南詩伯 王凡生 小園尋詩愛晚晴，一叢紅葉向露傾。春風詞筆移情文，皓月襟前照眼明。莫笑金山似仗馬，未應盛世說佳兵。吟來字字如蘭臭，化作丁丁伐木聲。此時是中日大戰前夕，山雨欲來風滿樓。他們知道如此閒情不可多得。詩中暗示日本「佳兵不祥。」（未完待續）

中外文史叢書 壯遊八十年

陳廣沅教授著 定價平裝380元 精裝450元

本書為旅美學人名教授陳廣沅先生精心傑作要目有：唐山、上海交大生活。留學美國準備一年。二年讀書二年做工之留美生活。回國後大學教學生生活。服務津浦路浙贛路滇緬路回憶。赴美爭取鐵路器材。聯總救濟工作。行政院救總工作。回憶民航空運隊。避難香江十年。晚年在美教書奇聞。內容精彩，篇篇可讀。全書陸佰叁拾頁。二十五開本平裝訂價新台幣叁佰捌拾元。精裝本肆佰伍拾元。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帳戶。